

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

张欣作品

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

张欣 作品

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在梅边在柳边 / 张欣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9

(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4756-3

I. ①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1834号

上架建议: 言情/长篇小说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著 者: 张 欣

出 品 人: 黄小初

总 策 划: 汪修荣

监 制: 一 草

责任编辑: 王雁雁

特约策划: 李吉军

特约编辑: 张 丽

装帧设计: 主語設計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20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4756-3

定 价: 29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无望的守望，相克的相知！

难道最残忍的伤害，才是最炽烈的相爱？



目录 Contents

001 | 第一章

果然，半年之后，蒲刃听说了冯渊雷和乔乔结婚的消息。当时的感觉是胸口挨了一刀，疼到木然，恨不能就此来个万箭穿心，喷血而死。

010 | 第二章

蒲刃走过去坐在床前握住她的手，乔乔垂头而泣，哽咽着道，他才44岁啊，我只需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他，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他。

036 | 第三章

粗粗一查，梅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贺武平完全陌生、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人，她不是孤儿，身体严重造假，还做过三陪女……

信封里最重要的证据是一本冯渊雷的性爱日记，里面涉及多人，其中之一便是和梅金的一段情，看上去非常刺激、非常甜蜜。

可惜无论两个人怎么努力，他们都没法在一起，贺武平只要一看到刺青梅花，顿时前功尽弃，就算是关上灯，把枕边人想成卡门也无济于事。

梅金叹道，那还用说吗？为的是要继续调查你，直到把你送进监狱。贺武平情不自禁地坐回到马桶盖上，突然恶狠狠地说，那我更要让他永远闭嘴。

所以这件事对所有人要有个交代，包括对过世的冯渊雷。说得倒是堂堂正正的，但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什么意思？还是不要逼我吧，梅金温柔地道。





216

第八章

小豹姐不愧是舞林高手，她晃动的频率恰到好处，一对宝贝在他的胸前似是而非地碰撞着。蒲刃觉得不光是敏感部位，而是全身上下都硬了起来。

230

第九章

他希望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，父亲应该是遥对天空的吧，他的脸上布满皱纹，那是一种明显病态的沉重的衰老，强烈的求生愿望让他没闭上眼睛。

245

第十章

总有一些事情，会毁了我们的生活，来世相见，记得千万别打招呼，一定装作不认识，让我没有机会接近你、伤害你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的蒲刃。



第一章

果然，半年之后，蒲刃听说了冯渊雷和乔乔结婚的消息。当时的感觉是胸口挨了一刀，疼到木然，恨不能就此来个万箭穿心，喷血而死。

春天的夜晚，即使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可以感觉到潮湿和萌动。

蒲刃从试验室里走出来，天已黑尽，他步行回家。由于是周末，树仁大学的校园里隐隐有一种末日狂欢的鼓噪，配合白兰花略显俗气的淡香，真是这个时代精准的写照啊。

大约走了二十分钟，蒲刃出了学校的北门，穿过一条马路，便到达临江的锦峰公寓。楼房是深灰色的，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，但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，可以远观到大堂墙壁上的抽象派画作和造型华美的水晶灯，尤其是户外极其讲究的园林景致，便可知这里价格不菲。

蒲刃把学校分配给他的房子卖了，加倍付款买了这里，一是为了近而远离同事，二是因为开发商是个园林狂。

他进了家门，打开灯，把钥匙放在一只古陶瓷碗里，碗里还有硬币、车钥匙等。碗下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是钟点工阿蓉歪歪斜斜的字，告知他书房里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裂了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反正不是她干的。蒲刃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袋里，心想真难为她还会写“玻璃”两个字，不仅扭曲得不像话，还写成了“王皮王离”。

蒲刃喝了一杯纯净水，然后打开冰箱准备做晚饭。他拿出平底锅，





倒上少许暗绿色的橄榄油，给自己做了一份香煎银雪鱼，又烫了一些有机菠菜，配上两片黑麦面包，当然还有一杯红葡萄酒。所有这一切都是阿蓉帮他去购买的，阿蓉还算聪明，他只带她去过一次超市，告诉她买哪些东西，她便运用自如。有时候，他突然想吃什么，打开冰箱通常都不会落空。

树仁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大学之一，44岁的蒲刃是该校物理系的教授，他高高的个子，五官端正，面色沉稳，满脸深不见底的平静。

蒲刃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过访问学者，还是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客座科学家、博士生导师。

2008年8月，蒲刃也曾坐飞机到北京听霍金的科普报告，不得不说的是，整个报告过程中只赢得了两三次掌声，全场几乎没有会心的笑，唯一的理由是霍金的理论太深奥，许多才子和学者都没太听懂。霍金这次讲的“宇宙的起源”，核心基础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——弦论。蒲刃返回树仁，用了两周时间，尝试着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，破解了弦论的主要概念。这篇题为《弦论之论》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，引起了轰动。

此外，他的品位和举止俨然树仁大学的一道风景，犹如一部制作精良的广告片，不怕被反复播放。

在学术会议上，他穿着藏青色的西装，里面是灰蓝的净色衬衣，配枣红色斜纹领带，色彩的搭配和谐到极致，久观不厌，还有安抚人的作用。若在平时，他会穿上随意的风衣或夹克衫，和学生一起在湖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，在艳阳轻风间讨论各类问题。他脸上的线条轻松愉悦，周围一片欢声笑语，真有明星一般的光辉。

未婚。

有人开玩笑说，过于完美的人，就应该属于公共财物，谁都不能占

为己有，才算公平。

书房里一尘不染，这也是蒲刃一直任用阿蓉的原因。她深知蒲刃是不看账本的，尽管账本煞有介事地放在鞋柜上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开支，但卫生必须做到让蒲刃无话可说，他是有洁癖的。

靠西面的窗户由于西晒，遮阳的厚重窗帘极少拉开，别的窗户玻璃都好好的，显然是西窗的玻璃裂了。蒲刃信手拉开窗帘，着实一愣，原以为是浅浅的一条裂缝，却看到裂痕如同一道固定的闪电，绽放在整块玻璃的中央。蒲刃住在17楼，没有外袭的可能性，阿蓉有意砸烂连假说都算不上。

尤其是裂纹鬼斧神工，像冰裂的艺术品一样耐人寻味。

然而蒲刃的内心不知为何就此一沉，他的第一直觉是不祥之兆。在他看来，任何无从解释的现象，其实都有具象所指，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它的答案罢了。

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上午十点多钟，蒲刃去图书馆查资料。尽管现在的网络资讯十分发达，但蒲刃还是很享受这近乎原始的查找过程。

图书馆毕竟不是电影院，周日的人有些少。蒲刃搬来书籍和资料的时候，无意间看见满头白发的老馆长，坐在工作区域的桌前，笑眯眯地翻看着一本书。老馆长有一副富态慈祥的面孔，脸上的皱纹在春光里都变得柔和了，透着淡淡的喜气，典型的中式妈妈款。她其实早已超龄，但由于极度敬业和精通馆藏，退休和返聘手续一同办理。树仁的校长以少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她说，您几点来几点走都随便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您将是树仁唯一自由的员工。

蒲刃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，不等他开口，老馆长便笑道，你看这位





同学多有意思，一本书借了二十年，现在才寄还给图书馆，真想不出这背后有什么故事。蒲刃回道，现在的事，真是无奇不有啊。

说着，他接过老馆长递过来的书，书面和纸张早已泛黄，书角破损卷起，还用牛皮纸粘贴修整过。这套书是朗道的《理论物理教程》，朗道是苏联科学家，因研究物质凝聚和超流超导现象，荣获1962年第六十二届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套书蒲刃也曾十分喜爱，并将它视做忘掉一切烦恼之书。蒲刃心想，谁会借朗道的书二十年不还呢？

这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此书的最后一页，规规矩矩地插着借书卡，只被一个人借过，工整地签着“冯渊雷”三个字。这个名字还真像一声闷雷，在蒲刃的心底炸开，只因甚是意外。尽管他表面上还是很平静，但回到座位上，打开要查找的资料，却没有一个字看得进去，反倒是冯渊雷的音容笑貌，一次次地从书缝里、从字里行间走出来，游荡在他的左右。

的确，冯渊雷在蒲刃的生活中，是一个绕不开的人。

寄回的书里没有信，没有片言只字，也没有地址。没错，这便是他的风格，无论是讲话还是办事，他只露冰山一角。

两个人不仅是高中同学，而且还是大学同学，他们年龄一般大，同在24岁时被树仁大学像挖人参娃娃那样挖到学校，成为最年轻的助教，并在职读博。由于冯渊雷出身医学世家，经济方面相对宽裕，所以对当时的寒门之子蒲刃多有照顾。每个月的前半截，蒲刃的奖学金就会全部花光，两个人后半月的开支便全由冯渊雷负担。

冯渊雷对钱的概念也很模糊，凡事总感觉蒲刃略显强势，仿佛他有财权似的。冯渊雷中等身材，长得也没蒲刃英俊醒目，但他的神情恬静安详，还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书卷气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冯渊雷的那双手，手指不仅修长匀称，而且传神

灵动，堪称希腊雕塑。他在小的时候就被称为“万能手”，原因是所有的机械无论是玩具还是钟表，他见什么拆什么，常常是一床或一桌子零件，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。冯渊雷的父亲却说，这是一双外科医生的手。

的确，冯渊雷也是一个天才，只是他更内秀、更含蓄一些。

兄弟一般的情义，让许多人都非常艳羡。

后来，蒲刃跟乔乔谈恋爱，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，天设地造。两个人一起去图书馆，当时还黑发如丝的老馆长，也是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他们，直到把他们看到不自在了才说，你们两个人要不修成正果，人民群众都不会答应。

柳乔乔，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柳次衡的女儿，是数学系少有的女生之一，人生得娴雅端庄，艳而不媚，像涧底凝敛的石子，像紫檀匣里的书画谱，看着贞静平和，内心徒生无限恋意，为无数年轻学子的性幻想对象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没有不石破天惊的理由，当时是在一个聚会上，蒲刃突然说话都结巴了，乔乔也情不自禁地默默注视良久，紧接着就满面桃花地告辞离开了。

这简直在瞬间激发了蒲刃的万丈豪情，他才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，第二天就直接去等乔乔下课，一系列的猛攻令乔乔毫无招架之功。

乔乔也是喜欢蒲刃的，两个人甜甜蜜蜜几乎形影不离。蒲刃至今记得，每次他神采飞扬地跟冯渊雷描述恋爱的趣闻秘事时，冯渊雷都是和颜悦色地当听众，不时地抿嘴微笑，似解万般风情。有时还不由分说，掏出身上所有的钱，塞到蒲刃兜里，嘴里叮嘱道，大方点儿，大方点儿。

然而，再像糖粘豆一样的情侣，也有闹别扭的时候。最初的高烧阶段一过，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现实起来。有一天，乔乔对蒲刃说，她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父母了，本以为父母会邀请蒲刃到家里来吃饭的，没想到父





母亲什么话都没说，后来更是不提这事了。蒲刃一针见血地说，无非嫌我是寒门子弟罢了，拿奖学金的人就是进了黑名单。乔乔说，不会吧，我父母都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啊。蒲刃冷笑道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嫌贫爱富的人。

又说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是骨子里的势利。

噎得乔乔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后来不知道乔乔的父母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，反正乔乔表现出了一丝犹豫。正是这一丝犹豫令蒲刃勃然大怒，他说我才不管你父母怎么想的呢，我在意的是你居然犹豫了！乔乔说，我难道连犹豫的权力都没有吗？你这简直是病态的自尊。蒲刃冷冷地回道，我绝对不能原谅你的犹豫。

要知道，乔乔也是美女中的才女，才女中的美女，她凭什么内心就不能骄傲？即使这样，为了心中神圣的爱情，她还是两次来找蒲刃，希望能跟他好好谈一谈。但蒲刃的态度非常决绝，他说不谈，有什么好谈的，我等着你的决定就是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蒲刃还仿佛忍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说出了这么没有原则的话，都说了不能原谅乔乔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犹豫，还要等待最后的判决，这太不是他蒲刃一贯的风格了。而乔乔气得脸颊直哆嗦，双泪长流。

还是谈谈吧，说不定她有什么苦衷。冯渊雷劝他。

我们好得像一个人一样，她怎么能犹豫呢？怎么能退却呢？她明明知道我们应该也必须在一起，这种爱情难道不需要坚持吗？

犹豫也不能说明什么。

我对爱情的理解就是高纯度的不可替代性，如果犹豫就算了。

冯渊雷欲言又止。

他其实知道蒲刃是最不听劝的。

蒲刃没有理会他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集体宿舍。那个傍晚下着瓢泼大雨，他毫无意识地在大雨里走着，心想，真好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脸上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了。

天雷勾动地火的相爱，最容易伴随刻骨铭心的伤害。因为都是人尖子，都没有让自己退后一步的理由，于是常常用彼此的折磨来印证这份爱情。

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在他人生最为悲痛的这段时间，一天下午，冯渊雷突然对他说，我经过三天三夜的思考，决定改行。当时蒲刃惊得从床上坐起来，他说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时，他看见冯渊雷面色苍白，眼神略微有些飘忽。他追问道，你打算改行干什么？冯渊雷道，我爸妈还是想让我搞医。蒲刃道，再上医学院，你会不会老了一点儿呢？冯渊雷淡淡地答道，其实我对医学不仅不陌生，而且有兴趣，就像你对中医有兴趣一样。

随后，冯渊雷又说，物理学是实证科学，相对论和量子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，使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，然而问题终于出现了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在本质上不相容，两大支柱至少有一个必须被新理论取代，可几代物理学家苦苦寻求的万物之理连个影子都没有，我真的是不想奉陪了。

说完，他还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，但他马上发现蒲刃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，而是一直盯着他的双眼，待他说完后便道，渊雷，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冯渊雷耸了耸肩膀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暗自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冯渊雷走后，音讯全无，这让蒲刃感到有些奇怪。

果然，半年之后，蒲刃听说了冯渊雷和乔乔结婚的消息。当时的感





觉是胸口挨了一刀，疼到木然，恨不得就此来个万箭穿心，喷血而死。他这个傻瓜，总算明白了乔乔为什么犹豫，明白了冯渊雷为什么改行。无论爱情还是友谊，并没有人选择他，他就像一个孤影自虐的小丑，倾情出演。

冯渊雷依旧音讯全无。直到近些年来，他才浮出水面，成为首屈一指的整形科大夫。他的形象见诸各大报刊和巨幅广告牌，人已微微发福，带领着他的“云之队”，位于正中间的领军地位，双手抱臂，目光略显冷峻地微微下视，既沉稳深邃，又傲视群雄。

柳乔乔，自他们分手后竟然从未碰面。可见所谓缘分，不过是晨曦朝露，美则美矣，刹那花开，留不下一丝痕迹。

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
蒲刃回过神来，他把两只手支在桌上，用拇指顶住太阳穴用力地揉了揉。他想，冯渊雷为什么要把一本旧书寄还给图书馆呢？应该说任何突兀的行为都是一种暗示，只是他们分离得太久，又已形同陌路，他完全无从假设。

不过，这件事应该提供了两个信息，一是这个家伙一直保存着梦想，二是他用了整整二十年来了却这个梦想。

第二章

蒲刀走过去坐在床前
握住她的手，乔乔垂头而
泣，哽咽着道，他才44
岁啊，我只要一闭上眼
睛，就会看见他，一闭上
眼睛就会看见他。

